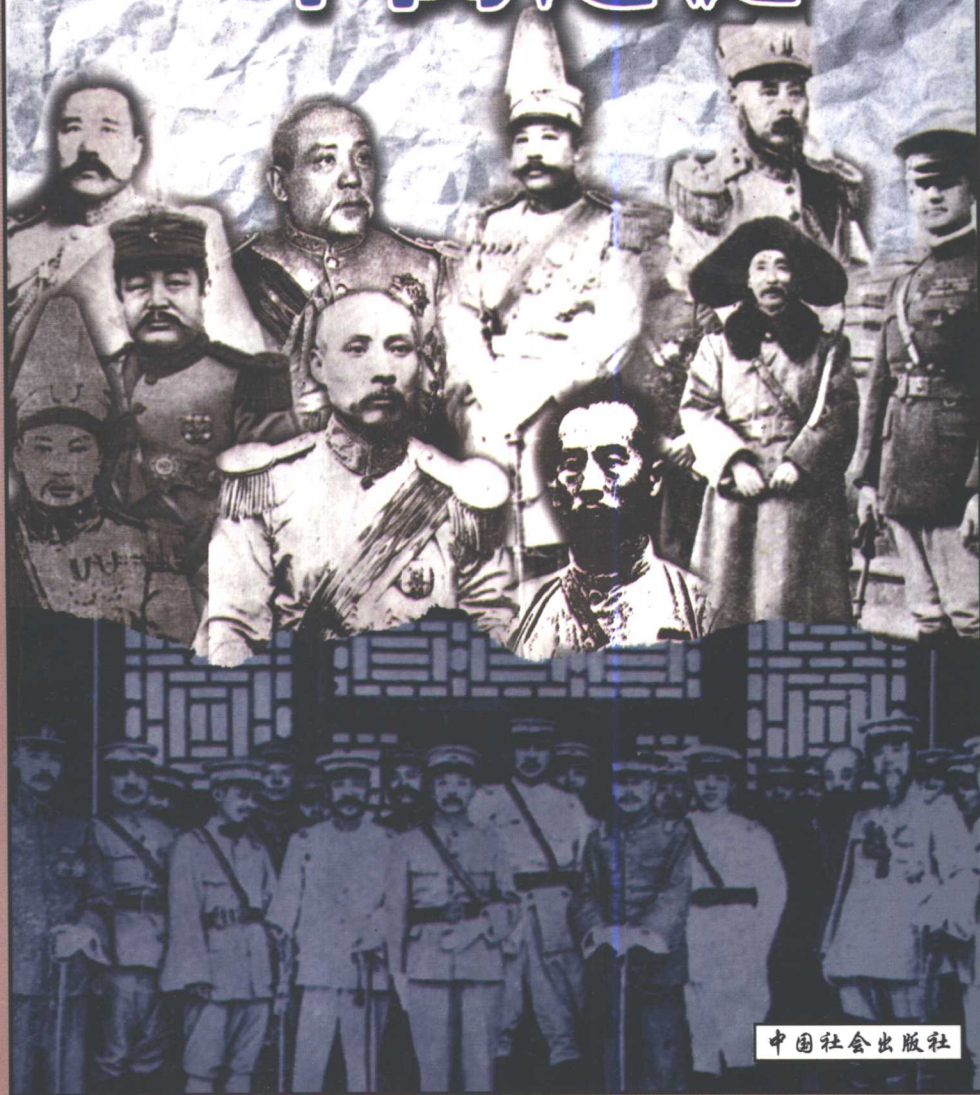


中国十大 军阀之谜

刘艳宇 / 著

下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中国十大军阀之谜

(下卷)

刘艳宇 编著

中国社会出版社

五

吴佩孚

从秀才到大帅之谜

吴佩孚生于山东蓬莱。据说其父梦见戚继光而生吴佩孚。可惜吴佩孚年少时便丧父。其母有孟母遗风，科子甚严。

22岁时，吴佩孚得中秀才，本高官得坐，骏马得骑。可惜由于得罪地方绅士，而落入他乡。后成为曹锟手下的一元大将。在直皖和直奉战争屡经大仗，是旧中国军人的一个典型。北伐战起，由于吴佩孚逆潮流而动，败北。后隐退。1939年因牙病，死于日本人诊所，死因多有可疑。

吴佩孚的四不主义中有一不是不纳妾，但由于其连娶两妻而无子，其母又让其纳两妾，结果，仍然无果，可谓后继无人。



1. 人间仙境和殷殷父母之谜

吴佩孚生于有人间仙境之称的蓬莱。其父母对其寄予了无限希望，一心望子成龙。父亲去世后，其母为其费尽了心血。

1.1 蓬 莱 仙 境

吴佩孚，字子玉，山东登州府蓬莱人。生于1874年4月22日，卒于1939年12月4日，享年66岁。

蓬莱古称登州，位于胶东半岛西北端美丽的蓬莱海角，北有丹崖山，与辽东半岛旅顺口的老铁山隔海相望。蓬莱县城北部，建有蓬莱阁，是中国风景秀丽的名胜之一，它坐落在不高而高，不大而大的丹崖山上。而阁的下边则是一片汪洋，雾霭云烟的大海。“仰而望之，身企鹏翔，俯而瞰之，足蹶鳌背”，景色十分迷人。登阁远眺，碧波万顷，无边无际。

蓬莱仙境，久负盛名。蓬莱阁建于北宋嘉佑年间，历代都进行了修缮。它以“仙阁凌空”、“海市蜃楼”、“日出扶桑”、“晚潮新月”、“万里登波”、“鱼梁歌钓”、“狮洞云烟”、“万斛珠玑”八大景色，享有“海市入境来”的盛誉。

蓬莱之得名始于汉代。《史记·秦始皇本纪》里记载：“海中有三神山，名曰蓬莱、方丈、瀛洲，仙人居之。”唐人杜佑在其所著《通典》中称：“汉武帝于此望海中蓬莱，因筑城以为名。”所谓“蓬莱”即神话中所说的“仙境”。秦汉之际，方士众多，他们说渤海之东有一百川汇集之处，海水最深，有所谓“三仙山”，名曰“蓬莱”、“瀛洲”、“方丈”，山上琼楼玉宇，有神仙居住，并生长一种长生不老药。汉武帝听信方士的胡言乱语，多次驾临山东半岛，登丹崖山寻求蓬莱

仙境。世上本没神仙,当然也没有仙境,汉武帝沮丧之余,只好把丹崖山唤作蓬莱,聊以自慰,蓬莱便由此得名。

唐代大诗人李白在《梦游天姥吟留别》中描绘说:“海客谈瀛洲,烟涛微茫信难求”,可见名不虚传,而李世民为网罗人才,作文学馆,以杜如晦、房玄龄等 18 人为学士,号称“十八学士”。先中者,则谓之登瀛洲。历代传说附会,使那里的飞禽走兽都披上了神秘的色彩。

中国历代文人学士素以游蓬莱仙境为快,并写下了大量歌赋诗词,惟妙惟肖地勾画出了“海东雄镇属蓬莱,飞阁何年画槛开。万里鲸波浮日月,半空蜃气结楼台”的那种让人遐想的神韵。

蓬莱城原为古登州府衙所在地,由城区和水城两部分组成,均有坚固雄伟的城墙环绕,蓬莱是一座著名的古城,历史悠久。据出土文物考证,早在四、五千年前,这里就有人类住居。唐尧时为青州莱夷之地,夏代属斟鄩氏国地,春秋前为莱子国地,战国时并于齐,秦时为黄县地,此后以至隋朝,均为黄县、牟平县地。唐贞观八年(公元 634 年),始置蓬莱镇,属黄县管辖,至神龙三年(公元 707 年)升为蓬莱县,属登州府,此后经唐、宋、元、明、清各朝各代,蓬莱均为登州府衙所在地。

蓬莱城地理位置十分重要,自汉代以来,便被列为军事重镇,驻有重兵,宋庆历二年(公元 1047 年),为了防御“北鹵”入侵,开始在这里修筑寨城,驻扎水军。因当时使用的战舰叫“刀鱼舡”,所以称寨城为“刀鱼寨”。元丰八年(公元 1078 年)苏东坡任登州太守时,曾向朝廷上了《登州居还议水军状》的奏折,分析了登州屯兵戍守的具体情况,积极建议“朝廷详酌,明降指挥,今后……登州兵士并不得差往别州屯驻”,以确保国家安宁。

明洪武九年(公元 1367 年),又以刀鱼寨为基础,疏浚画河入海口,建起深水码头,构筑城墙,形成蓬莱水城的雏形。到了明万历二十四年(公元 1596 年),又进行了一次大规模的整修,增设了

炮台,加固了城墙,建成了一个完整的海上防御体系。明代著名的民族英雄戚继光,曾在这里训练水军领导沿海一带的抗倭斗争。到了清代,这里仍驻有重兵,每天派出舰船出海巡逻,守卫着西起莱州(今掖县)东至宁海州(今牟平县)的近千里海岸线。

蓬莱城不仅是重要军事重镇,而且是古代海上运输的枢纽和对外交通的重要口岸。据史籍记载,早在唐代,登州便同广州、交州、扬州并称四大通商口岸。元代南粮北调,登州是必经之地,明清以后,水城建起了深水码头,海运业更加兴旺,淮船、塘头船、太仓船、瓜州船往来频繁,水城码头,帆樯如林,登州城内,一片繁华景象。

1.2 父亲吴可成梦见戚继光

吴佩孚生于山东蓬莱,其地海上常见蜃楼,相传吴佩孚的父亲在见海市蜃楼后,于夜间梦见戚继光缓缓走来,其妻而生子。

1984年4月22日。

山东省蓬莱县。

这一天春日融融,海天一碧,湛蓝透心。不一会儿,又有海雾飘来,如轻绡薄纱一般,开初似有似无,若隐若现,后来就迷离上升,一派朦胧了。于是,蓬莱特有的奇观——海市蜃楼出现了。但见海天相连之处,隐隐约约浮现一座岛屿,仿佛微微隆起的一堆绿云,那般虚幻,那般缥缈。渐渐岛屿轮廓愈加分明,显出了蜿蜒如蛇的小路,林木苍郁的峰峦,而碧树红花之中,有翘角飞檐的宫宇,或亭榭台阁奇异连接,或独楼高耸格外巍峨……忽又见亭阁间有人影走动,男女各呈优美姿势……

众人们都看呆了。此时蓬莱阁附近的海岸上,有一个人将此景看得最为真切。这个人不是别人,正是吴佩孚的父亲吴可成。这一天也是吴佩孚的诞生之日,只不过这时吴佩孚还在娘肚子里。

作为风景秀美奇幻的蓬莱县,早已产生过一个抗倭名将戚继光,这是一个人人称颂,家喻户晓的人物。在蓬莱县城内戚家祠堂的南侧,有戚继光父子的总督坊,俗称戚家牌坊,为明嘉靖四十四年(公元1565年)而建。总督坊为一四柱三间式出檐多脊石雕坊,高九点三米,宽八点三米,进深二点七米,看上去拔地而起,巍巍壮观,坊上雕饰有鱼、龙、鸟、兽纹,构图丰满,雕镂精细,极富立体感,堪称石雕艺术的珍品。总督坊是为了褒扬戚继光父子的功绩而建的。

戚继光字元敬,号南塘,晚号孟诸,山东蓬莱人,出身将门。其父戚景通,为人刚直,畅晓边事,治军严明,历任备倭、戍边等要职。嘉靖中,戚继光袭世职任登州卫佥事,1556年调浙江任参将,分部宁、绍、台三郡抵抗倭寇。到任后,见旧军素质不良,遂召募金华、义乌农民、矿工3000多人,编为新军,教以战法,后屡战倭寇,号“戚家军”。1561年,在浙江台州地区九战皆捷。1562年,倭寇大举侵犯福建,闽中告急,戚继光奉命率军往援,大败倭寇,破其巢穴。次年,再率兵入闽,与巡抚谭伦、总兵俞大猷合兵败倭寇于平海卫,升为总兵官。1563年,又率军击败倭寇,解仙游之围。

此后戚继光转战福建、广东沿海抗倭战场,至1566年,东南沿海倭患基本消除。隆庆初,为神机营副将。至1568年,为都督同知总理蓟州、昌平、保定三镇练兵事,并沿边墙增建戍台,以利守御。其在蓟镇守十六年,边备修饬,军容强盛,为九边之冠。

戚继光功勋卓著,曾自为诗云:“南北驱驰报主情,江花边月笑平生,一年三百六十日,多是横戈马上行。”且以“封侯非我愿,但愿海波平”自许。公元1565年,朝廷为褒扬戚继光父子功绩,在蓬莱建了总督坊。额书戚氏父子职衔,为“诰赠骠骑将军护国都指挥使前总督山东备倭景通镇守浙福江广榔桂总兵都督同知前总督备倭戚继光”。戚继光父子受到了人民的尊敬,吴天成也十分敬仰戚继光。

也许因为是奇特人物之故，吴佩孚在娘肚子里就憋着闷气，该出来了却倔着性子不动，故而扰得他母亲张氏两天两夜没断过呻吟。

吴佩孚的父亲吴可成却并不着急，因为妻子已经是第二胎，应不会有太大困难。根据“事不过三”的原理，今天是第三天了，第二个孩子的诞生决不会超出今夜。

回到家里，吴可成守候在妻子身边，迷迷糊糊地打了个盹。就在这短短的几分钟里，吴可成做了个梦，梦见了抗倭名将戚继光来到了家中，吴可成忽然醒来，方知为南柯一梦。这时候，接生婆来报：“老爷大喜了，夫人生了一子。”

吴可成听了，想到戚继光刚入家门，恰在此时夫人生子，料想此子不凡，大喜，灵感一来，第二个儿子的名字就出来了，天亮之后，他就赶紧宣布第二个儿子的名字——姓吴，名佩孚，字子玉。出处在哪儿？就在戚继光那儿，因为戚继光号佩玉。吴可成这样取名，显然是对儿子寄予了莫大希望和良好祝愿。

吴佩孚出名后曾经考据过他家的世系，结果出身名门。他说他是周太王的长子泰伯之后。泰伯是周文王姬昌的大伯父，照说周太王应该传位给泰伯，可是泰伯的三弟季历很能干，何况季历又有一个儿子姬昌，因此，周太王叫季历当了周王。泰伯害怕这位老弟容不得长兄，于是带了他的二弟虞仲，一块儿逃到荆蛮。荆蛮，便是现今江苏扬州、镇江以至常州、苏州一带，周太王时代那儿还不曾开发。如今已是鱼米之乡，人杰地灵，在当时却是“犷矣谁夷，蠢尔荆蛮”。

泰伯、虞仲两兄弟到了荆蛮，自号句吴，“句”是发音，实际上便是“吴”，这是吴国和吴姓的由来。根据吴佩孚的考据，泰伯生了二十四个儿子，分封华夏内外各要地，这儿所谓的华夏是指华中。二十四子其中的一个，还东渡到了日本，日本明治天皇就是吴泰伯一百二十一代嫡裔。吴佩孚认为他也是吴泰伯的一百二十一代世嫡。

裔。吴佩孚曾经在《三国志》、《东夷传》里，读到“东夷”是夏康氏后代的说法，他很高兴地说：

“这一点，可以从日本人短发文身的风俗得到证明。”

吴佩孚说他的始祖出自江苏延陵郡，延陵的旧治便是现在的武进县(常州)。泰伯建立的吴国传了二十五代，春秋时有一位公子(王子)吴季札，他父亲要立他为王，吴季札坚辞不受，于是他父亲把他封在延陵，所以吴季札又称延陵季子。蓬莱吴佩孚，便是延陵季子的后代。

根据吴佩孚自己推算，由泰伯传到他的父亲吴可成，一共是一百二十世，而他在三兄弟中排行第二，大哥吴道孚又早夭，所以他是吴泰伯第一百二十一代嫡裔。他曾说：这和日本明治天皇，是第一代太阳火残王子天照神武天皇的第一百二十一代裔孙，“似属巧合”。吴佩孚的祖上是什么时候迁到山东的不可考。

尽管吴佩孚的远祖是周太王的长子，历史上开辟江南的第一人，始祖吴季札聘于上国，遍交当时贤士大夫，他曾经到过山东，闻乐而知治乱兴衰，大家都称道他是春秋时代的贤者，可是传到了吴佩孚的父亲吴可成，山东蓬莱吴家，远不及祖上风光，仅只在城区县学后街，开一片规模甚小的杂货店，字号“安香”。

吴佩孚的父亲吴可成依靠祖上传下来的安香杂货店，做点小买卖，维持生活。虽说家境不富，甚至清贫，但此人却非等闲之辈，只关注每日盐油柴米，而是胸怀大局，颇有些国家和民族观念。

当吴佩孚出世的时候，正值日本明治天皇登基后七年，励精图治，变法维新，亟欲侵夺朝鲜、台湾、琉球。这一年有台湾土著劫杀日本琉球海滩难民的事件发生，日本人乘机挑衅，派兵攻台，明明吃了败仗，却反而向中国索偿军费五十万两，消息传出，中国老百姓颇为愤慨。吴可成对日本侵我台湾之举极为愤恨，总希望有戚继光一样的人物出来再驱倭寇，保我中华。对于自己即将诞生的子嗣，他也希望能长成如戚继光一样的爱国能人。

吴佩孚出生后,十分讨人喜欢。由于吴佩孚诞生之夜有戚继光入梦,所以吴可成十分喜爱这个儿子,经常“子玉儿子玉儿”的叫声不停。

吴佩孚从小便显出与别的孩子不同,他不爱哭,无论抱着或是躺着,总是瞪着一双眼睛。这确实与其他孩子不同,足以显示出吴佩孚这个奇特人物的异常之处。

吴佩孚排行老二,邻里乡亲都叫他“小二子”。他上面还有个哥哥叫吴道孚。但是随着吴佩孚的出生与成长,吴道孚的体质日趋孱弱,不久,就夭折了。如果按民间迷信的说法,吴佩孚就具有克兄命,他不甘为人之下,要作老大。即便不是老大,也要将老大克死,使自己成为实际上的老大。这也许又是吴佩孚这一奇特人物的另一异常之处吧!

吴可成对子女的教育十分重视,他深信“书中自有颜如玉,书中自有黄金屋”的古训,自己未能以读书显名扬祖,便把希望寄托在子女身上。于是,当吴佩孚刚刚长到六岁,便被吴可成送到私塾就读。父亲吴可成对吴佩孚说:“只有好好读书,才会成为有大用处的人。”并对他讲了戚继光的雄才伟略,其中,更多是一些传说性的东西。小小年纪的吴佩孚居然听得十分认真,吴可成预感到,这个孩子是个读书的材料。吴佩孚的启蒙老师是个循循善诱的人,但是这先生信奉的是“黄卷青灯,今日果然辛苦;紫袍玉带,他年何等威风。”这信条也对吴佩孚影响不小,待他默默悟通其中含意之后,心中也就立下了勤学不止的决心。

吴佩孚果然不同于一般学生,岂止不同,简直与他们不合。一般学生乘私塾先生不在,便放肆玩耍嬉戏打闹,吴佩孚不仅不参与,反而正襟危坐,置身于喧闹声中,依然故我,仿佛不闻不见,静心背诵功课,决不虚掷一刻光阴。这情景私塾先生一旦发现,十分惊讶,忍不住拍着吴佩孚的肩头,由衷言道:“惟子鹤立鸡群,不与群儿同流合污,自是可造之才。”自此之后,私塾先生对吴佩孚另眼

相看了，将这学生作为他的一个希望和寄托予以刻意栽培，除了和其他学生一起学习外，还经常单独为他讲解《四书》，并教他习作八股。几年后，吴佩孚成了先生的一个熟读《四书》，善写八股文章的得意门生。

吴可成对两个儿子的管教很严，尤其是对吴佩孚，对他寄予的希望很高。吴佩孚小时候经常和小朋友到龙神庙、蓬莱阁游玩，入学后即开始朗朗诵读《蓬莱阁》石刻上的诗文。

由于小时候每天都到蓬莱阁游玩，吴佩孚对那儿的一草一木，非常熟悉，于是在他投身行伍，征战半生，睽违故乡数十年里，他无时无刻不眷恋蓬莱阁的景物。

吴可成对吴佩孚要求很是严格，吴佩孚下了私塾后，吴可成还要亲自教他认字、念书。吴佩孚下了私塾后，想继续学习，可是家里却连一张桌子也没有。家里有一副大石磨，搁在廊檐底下，吴佩孚的娘去找到一块木板，往磨顶上一放，然后双手抱起了吴佩孚，叫他用骑马式，坐好在磨脖子上，就这么样，书桌也有啦，凳子也有了。

这一套特制的书桌和椅子，还有一层妙用，那便是小吴佩孚坐上去之后，根本就别想溜，如欲下地，非得大人把他抱下来才成。

过路的街坊乡邻，看见吴佩孚骑在石磨上，咿咿唔唔的念书，吴可成笑容可掬地招徕生意，吴张氏当街坐着，一架纺车一只小板凳，一得闲便来纺个不停，于是颌首赞许道：

“这家子人，将来必定发达！”

还没个发达的影子呢，转眼间到了1890年，吴佩孚十四岁时，父亲吴可成害病死了。剩下孤儿寡母，哭得天昏地暗，日月无光，家中一文积蓄也没有，吴太夫人又是天生傲骨，再没有钱，也不开口求人，只得草草地理葬吴可成。

1.3 有孟母遗风的母亲张氏

吴可成死后,吴母张氏独撑其家,抚养孤儿,尽心尽力,吴佩孚中了秀才,却不料惹下官司,流落他乡。

吴可成的去世,使吴佩孚悲痛万分,因为父亲是家中的顶梁柱,更是从读书上支持他,从处世方面引导他的人。这时的吴佩孚,可以说已胸怀大志了,父亲的死,无疑会对他大志的实现带来影响,他焉有不着急以至悲痛的道理。

这时,吴佩孚的母亲张氏显示了她的作用。或许,只有在这时,她的作用才可能显示出来。因为过去丈夫在,一切由丈夫出面,她何必多言呢?以至过去吴佩孚并不真正了解母亲。现在,丈夫死了,她就自然要显现出来。她对悲痛中的吴佩孚说:“你还要继续读书”。吴佩孚十分意外地望着母亲,但是从母亲坚决的语气和态度中,他相信母亲的话是真实的,所以他十分感激母亲。

从此,张氏便夜以继日地纺纱,丈夫的亡故早已使她哀伤逾恒,心力交瘁,繁重的家事和工作,更使这位意志坚强的女人形销骨立,健康大受影响。十四岁的吴佩孚在这时候变了,从此他沉默寡言了,每天深夜伏在地上,看灯光闪烁,照映母亲日渐瘦削的面庞,单薄而佝偻的身子,咿一呀的纺车声音,和读书声相唱和着,形成他一生最凄怆的乐章。

母亲张氏希望儿子出人头地,她叮嘱吴佩孚,一定不要再有负于死去的父亲的期望,要发愤读书,以展前程。吴佩孚完全知道父亲对他的希望,特别此刻更能仰体慈母爱子之心。他咬牙立志,发誓更加勤奋读书。有一次,吴佩孚深夜攻读之后,面窗伫立,一边听着隔壁母亲的纺车之声,一边自言自语地吐出了一定出人头地、风光光光、光宗耀祖的誓言。

看到母亲如此辛苦,吴佩孚心有不忍,决心自己赚钱养家,于

是开始打探赚钱的活，有一天，他所要探问的事情，终于有了点眉目，于是他秘密地布置停当，然后兴冲冲地回到家中。吴佩孚蹲在纺车旁边，问他母亲：

“娘，我也去挣钱，帮着养家，可好？”

母亲张氏抬起疲倦的眼睛，望了他一眼，说：“你给我好好地念书，我们这一家子，指望都在你身上咧！”

“娘，我赚钱也是读书。”

“哪儿会有这种好事，”母亲一点也不相信，头也不抬地说：“还是等你念好了书，再去赚大钱吧！”

“娘，我说的是真的。”

“我不信。”

“娘，是真的。登州水师营在召学兵，一个月有二两四钱银子的饷。”

二两四钱的银子，在当时真是一笔大数目，一家三口省吃俭用，加上母亲张氏的纺纱收入，就能有个富余，吴佩孚以为他母亲听了会吃一惊的，哪知道，他母亲声色不动，只是在说：“你别胡思乱想啦，才十四岁的孩子，人家肯让你去当兵？”

“不是当兵，是当学兵。”

“就算是当学兵，你这点年纪也不够呀！”

看到母亲口气有点松动，吴佩孚站了起来，挺了挺胸：

“娘，我生来个子高，就说我十八岁，也没人会不相信的。”

定定地看了吴佩孚半晌，吴佩孚母亲脱口而出，喃喃自语：

“嗯，这孩子，是长得高。”

但是，即使个子长得再高，能够冒充得了十八岁，吴佩孚母亲还是不应吴佩孚进水师营。自从满人入关，多尔袞压制汉人习武，唯恐汉人习武成为反抗的力量，恶意地命人散播“好男不当兵，好铁不打钉”的谰言以来，有清一代二百六十余年，竟然在中国人心中形成牢不可破的观念。基于此，吴佩孚母亲极力反对，同

时,她自吴佩孚下了地,便将一切美好的希望,都寄托在他身上,吴母不愿吴佩孚中辍学业。

第一次的请求,所得的结果是严辞拒绝。吴佩孚是极孝顺的孩子,尽管母亲不允许,但是他不忍再看母亲这么劳苦下去,而且,不论母亲张氏如何焚膏继晷,拼命苦干,手工纺织的收入究竟有限,渐渐地一家三口三餐难继了,吴佩孚觉得自己作为儿子,未便袖手旁观,因此,他锲而不舍,再接再厉,一有机会便跟他母絮叨不休,后来,他迎合母亲的心意,又一次兴奋不已地跑回家来说:

“娘,我打听得确实了,水师营里的学兵,上课上操,一个星期里面只有两天。”

“两天?”母亲张氏的心思,有点活动了,出操上课,一个星期只要去两次,一个月充其量也不过八九日,倒有二两四钱白花花的饷银好拿,这个待遇,实在是太优惠,太可观,太划得来了。

“一星期去两次水师营”,吴佩孚诚挚地说:“娘,还有五天的时间,我可以继续念书。”

“继续念书,”母亲张氏沉沉地叹了一口气:“你打六岁起进私塾,九岁就开篇做文章,十二岁念完了四书五经,好些个老夫子,都在夸你的诗和文章做得好哩。现在你都十四岁了,只怪家里没钱,请不起好老师,还让你在私塾里当大学生。这么样继续念下去,我真不知你能念出什么名堂。”

一听母亲这么说,吴佩孚简直是心花怒放了,当时便告诉母亲自己已经找好了老师李丕森。

一提起李丕森,母亲张氏又惊又喜。李丕森是登州府头一号好老师,他教出的举人、秀才有好些咧。如果子玉能拜师于他,不愁将来不发达,母亲张氏有点不信,停下手头的活问:

“你骗我吧?”

“不,是真的,”吴佩孚忙答:“李老师说,他看中我家贫而好学,书念得不错,诗也有点根底,他说他要好好地教我。”

“这，”吴佩孚母亲立刻便联想起钱的问题，不期然地有些踌躇：“我们怎送得起李老师的束修呢？”

“娘，李老师本来是这么说的，只要我肯发奋向上，好好地念书，他念在我们家道贫寒，宁愿分文不取。我也想这样不太合适。所以我想这么着，先去水师营拿几个月饷，等到明年开春，我们省吃俭用，凑一笔数目，送给李老师当束修，然后我再开始跟他念。娘，你说这样可好？”

多一半是受了儿子能够从名师就读的鼓舞，母亲张氏很勉强地答了一声：“好吧！”

从此，母子俩更是省吃俭用以攒足拜师的钱。转眼之间过了年，转眼之间又开了春，拜师的钱也攒得差不多了。一天，母亲张氏换了一身干净衣服，叫吴佩孚也穿得整整齐齐，她取出了封好的一包纹银——母子二人勤劳俭省，节衣缩食，攒下来的结果。备几色礼物，这位含辛茹苦的老太太，母代父职，她亲自领了吴佩孚，前去谒见李老师，行拜师的大礼。

李丕森，字汉卿，是登州府的宿儒，国学大师，蓬莱名举人孙丹黼、优贡生温念曾、生员张祚庭等，都出自他的门下。当然，尽管这位老师一生海人不倦，弟子数以百计，但他所教出来最有成就的一位学生，仍是后来名满天下，叱咤风云的吴佩孚。

从此，吴佩孚一边当学兵赚钱养家，一边利用学兵的余暇，刻苦念书。吴佩孚的老师更是蓬莱县里有名的李老师，邻里乡党，也十分敬佩吴佩孚人穷志不穷，因而免不了对这个无父的孤儿，刮目相看。人人都在夸赞，吴家那个老二，将来定会有出息。

母亲看到吴佩孚既当学兵，又努力念书，心里也十分高兴。就在这时，有人登门给吴佩孚提亲，说的是王家的姑娘，门当户对，年貌相若，吴佩孚也是见过的，当母亲征询他的意见，他本来觉得十五岁订亲未免太早，但是他想起了一点，母亲年纪渐渐地大了，又要操持家务，又要从事纺织，实在是太辛苦，自己早两年成亲，新媳

妇进门，可能会成为母亲的帮手，从这个角度设想，吴佩孚无可无不可地应允了这门亲事。

但是新媳妇还未过门，就因病死去。母亲很伤心，终日哀思不止。但吴佩孚却是无动于衷，尽管已是18岁的男子，可是心思一心放在了奋发有为了，对于王氏，只是出于减轻母力的角度考虑才答应。现在，既然王氏已经去世，他也就不考虑此事，反而以正当发奋之年劝慰母亲，倒也十分奏效。

1896年是光绪二十二年，值科举之年。22岁的吴佩孚通过了县试后去参加登州府的院试考秀才。吴佩孚“一鸣惊人”，一举得中第三名。

报子敲着铜锣，高擎捷报，一路嘻嘻哈哈地跑到县学后街，找到了安香店，把吴佩孚高中第三名秀才的红纸报条，往安香店的大门上一贴。当时吴佩孚不在家，吴佩孚母亲听说老二中了，喜得热泪盈眶，手忙脚乱，一时简直不知怎样是好。多亏左右街坊，欢天喜地跑来帮忙，帮吴大娘燃放了鞭炮，招待，并且打发掉报子，一大群人围着他大娘长，大娘短，说是你们家老二中了秀才，眼看着吴大娘就要当上老太太了。

吴佩孚回来又少不了大忙特忙一阵子，忙着谢邻居，谢老师，拜宗师大主考，拜同年学长、知县大人、本县学官，都递了门生帖子。然后还有祭祖、扫墓，母亲张氏领着他 and 弟弟，噙着欢喜的眼泪，把他应试得中的佳音，诉与九泉之下的父亲。

然而，日无百日圆，命运之神捉弄着他，吴佩孚管了一次闲事，只此一次，便使他在家乡站不住脚，被迫逃亡在外，离开家庭，长年辗转流浪。那是在中了秀才后不久，蓬莱县的一位士绅，因为过寿招待贺客，大开其堂会。从省城请了一个戏班子，居然有男有女，而且男女混杂同台演出。

男女同台演戏，在风气纯朴的蓬莱县，确实是亘古未见，骇人听闻，地方上人为这一件事，难免气愤不平，议论纷纷。但由于这